

果戈理精品集

生活中的果戈理



GUOGELI
JINGPINJI

SHENGHUOZHONGDE
GUOGELI

安 / 徽 / 文 / 艺 / 出 / 版 / 社

果 戈 理 精 品 集

Guogeli Jingpinji

生活中的果戈理

(俄) 维·魏列萨耶夫 / 著

周启超 吴晓郁 / 译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活中的果戈理/(俄)果戈理著;周启超,吴晓都译.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6

ISBN 7-5396-1786-1

I. 生… II. ①果… ②周… ③吴… III. 果戈理, N. V.

-自传 IV. K835.1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21722 号

生活中的果戈理 [俄]维·魏列萨耶夫 著 周启超 吴晓都 译

责任编辑:裴善明 马晓芸

出 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 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 刷:安徽新华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21.5

插 页:9

字 数:465,000

印 数:2000

版 次:1999 年 6 月第 1 版 199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5396-1786-1/I·1731

定 价:32.3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生活中的果戈理

〔俄〕维·魏列萨耶夫 著

周启超 吴晓都 译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独特迷人的传记，各种材料的客观汇编，不同评述的立体组合，构成本书鲜明特点。本书原有副标题“同时代人之真实见证的系统汇编”，全书汇编从关涉“果戈理的先祖”、其家族谱系的史料，直至果戈理墓碑上的铭文等有关果戈理的回忆性与文献性资料，通过果戈理本人自述以及同时代人的回忆评说，多视角、全方位地展示果戈理生平遭遇、个性特征。作者放弃个人对文本的介入，强调资料的真实性与原创性，而使读者得以直接面对文献，从各种各样的材料当中，自然而然地生成鲜活的形象，由此使果戈理如此奇异清晰地站立在读者面前。



目 录

再版序	“十分鲜活的”剪影·····尤里·曼
第一章	果戈理的先祖····· 7
第二章	童年与上学····· 13
第三章	在彼得堡的最初几年····· 32
第四章	教授生涯····· 59
第五章	《钦差大臣》····· 86
第六章	在国外 ····· 109
第七章	在俄罗斯 ····· 125
第八章	在国外 ····· 134
第九章	在俄罗斯 ····· 147
第十章	国外漂泊 ····· 209
第十一章	《与友人书简选》····· 314
第十二章	朝圣之旅 ····· 365
第十三章	在俄罗斯 ····· 375
第十四章	敖德萨 ····· 499
第十五章	最后的日子 ····· 535
第十六章	生病与去世 ····· 614
附:果戈理生平与创作年表	····· 667
译者的话	····· 680





“十分鲜活的”剪影

——写在《生活中的果戈理》再版之际

尤里·曼

维肯基·维肯基耶维奇·魏列萨耶夫(1867—1945),著名作家、翻译家、文艺学家、文学评论家。他是两部在体裁上相近的传记类著作——《生活中的普希金》(1926)与《生活中的果戈理》(1933)——的作者。第一部书的节写本在几年前已再版。现在,轮到其第二部书了。

就像在关于普希金的那部书中一样,《生活中的果戈理》也有一个副标题:“同时代人之真实见证的系统汇编。”这意味着,摆在我们面前的首先是回忆性与文献性资料汇集,况且还是有关果戈理的书籍中最为完整的一本资料集成。从关涉“果戈理的先祖”、果戈理的家族谱系的史料,直至伊·屠格涅夫所写的那篇悼文,乃至果戈理墓碑上的铭文——这部“汇编”的编年跨度就是这样的。编者搜索到且集结了大量的资料,其中,有一些源自鲜为人知的刊物,有一些则钩沉于堆积如山的报纸与杂志。有鉴于此,他的这部书实际上对每一位文学爱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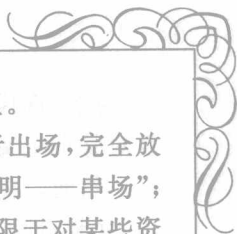
者都是有趣的读物——不仅仅是对于所谓的“广大读者”，而且对于专业工作者，也是如此。专业工作者的案头也并不意味着将一切汇集起来且以一部书的形式奉献给他的这类著作的。

但是，仅仅将本书看成是各种各样材料的汇集，肯定是不正确的。

魏列萨耶夫在谈到《生活中的普希金》的创作史时曾讲道：“一连好几年，我为自己作摘录，摘录关涉普希金的性格、他的情绪、习惯、外貌等等的第一手资料。根据这些摘录的积累程度，我将它们编排成有系统的次序。有一回，我在重新检阅这些逐年积累起来的摘录时，突然看出，摆在我面前的——乃是一部极为独特的极其迷人的书，在这部书里，普希金十分鲜活地站立起来了。”显然，有关果戈理的这部书的创作史与此相似，所不同的仅仅是，那种突然性的因素（“……我突然看出”）减少了，或者完全消失：作家已经清楚，类似的努力将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因而是目标明确地积累材料。然而，第二部书也完全保持住其本有的力量——魏列萨耶夫所指出的那种过渡的自然性：从那些最为不同的各种各样的材料当中，似乎是自然而然地生成鲜活的形象。

诚然，这并不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书中还是有自己的缜密思路，有自己的“小而巧的绝招”。有自己的机制——只是它不太容易被察觉，因为它并不是以那些显眼的结构手段来表现的。魏列萨耶夫运用的仅仅是文献纪实体裁所能向他提供的那些潜能：他把材料切分成若干段落，在其对比中大做文章，或者按主题或者以联想来构建叙述，这一来，一个片断就回应着另一个片断。他主要的操心之处就在于：不放掉叙事的线头。由此我们的兴趣不仅没有衰减，反而得到持续不断的支





持与强化。可以说，这部书的内在形式就在这里。

与此同时，魏列萨耶夫几乎完全放弃了作者出场，完全放弃了作者对文本的侵入，而只局限于简短的“说明——串场”；他几乎没有作出任何关涉资料的注解，而只局限于对某些资料的不可足信作出最一般的交待；他并没有借助于一种说法去排斥另一种说法，并没有对材料加以系统的选择与筛分，就像任何一位研究型的传记作者通常所要进行的那样。将他的立场称之为中立性的，这还不够——这一立场，分明凸显出那种不介入的姿态。

当年，魏列萨耶夫因为如此大胆的“客观主义”可没少挨骂。他的这一尝试在许多人看来乃是过分的勇敢，或者就是过分的胆怯，因为作者放弃了自己身为小说家又身为研究者这一不可剥夺的权利。如今，所有这一切都另当别论了。魏列萨耶夫这人，无疑地（是自觉地还是不自觉地——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是预见了更晚的时代，我们这个时代的趣味与需求。因为长篇小说中艺术影片里公然虚构的、编撰的剧情里文献纪实素材的铺垫，所有这些“供思考之用的信息”、“供查证之用的信息”以及单纯的“信息”，它们所表示的，不就是要赋予文献以独特的、自立自主的生命这一愿望吗？它们所标志的，不就是要展示文献的本来面目，展示其全部的真实性与原创性这一愿望吗？并非每一位读者都要去对他所获取的信息进行一番研究性的处理，然而，透过信息去张望一下事物之本真的、似乎是摆脱了隔阂的那些深层界面，对每一个人都是重要的。我们是如此厌倦了解说与诠释，以致于有时内心很想独自直接面对文献，面对那种未曾受到种种提示、指示以及其他的识别符号——应当往哪儿走，应当往哪儿看——染指的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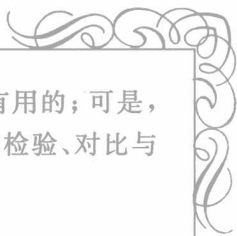
献。自然，现代人的这种不仅仅对作为铺垫的文献纪实素材而且对整个纪实体裁的兴趣，正源于此。

然而，在回到魏列萨耶夫的这部书上来之时，还应当指出，文献自身是能进行其内部校正的——这种校正的进行，并不是没有前文所述的、文本结构机制所拥有的那些精微的手法的影响。阅读这部书时，你会体验到这样一种感受：仿佛是站在一条大河面前，河水色彩的递次变换显示出那些由浅入深的水流的不同界面的层次交接。在这纪实性资料流中，并不是一切都是均质而具有相同价值的，它们也远非总能摆脱矛盾与抵牾，然而透过它们正可窥见现实本身的非均质性与矛盾性。

在前不久再版的《生活中的普希金》的序文中，论者正确地指出：书中以作者的缺席而换得材料的“自动调节”。我要补充的是，这一过程是注定不可完结的，存在着某种不可被调节的剩余层面，这个层面赋予书——我这里已经是在说《生活中的果戈理》——某种难以言表的魅力——诚如它也赋予生活本身这种魅力。

魏列萨耶夫实际上是在我们这儿创作出纪实文献性书籍的一种独特类型，可是，他自然并没有给自己确立那种要取代作为一种体裁的科学性传记的目标。我们的思维风格是这样的，以致于我们通常并不认可同时并存的几种选择，而是一味地认定：要么应当走这条道，要么就应当走另一条道。然而，这一条与另一条，还有第三条，皆是可能的。本世纪初，果戈理研究者当中就有一位以遗憾的口吻指出，伟大的作家“在自己诞生一百年之际”也不曾等到“一部详备的、全面的传记”。今天也可以重复这句话的。总而言之，传记性材料之“系统的汇





编”，——而本书就是这样的——乃是需要的，有用的；可是，科学性传记，——在对所有现成材料加以严格的检验、对比与分析的基础上而构建的评传，也是不可或缺的。

※ ※ ※

魏列萨耶夫关于果戈理的这部书，在读者们当中曾有过极大的成功。不久前发表的米·布尔加科夫的一封信，可以为证。这封信，是布尔加科夫写给魏列萨耶夫的（信上标注的日期为1933年8月2日）：

“我……用了两个通宵拜读了您写的果戈理。我的天啊！怎样的一个人物！怎样的一个个性！”

这里还有一个尚未发表的文献——这是弗·伊·涅米罗维奇-丹钦科致魏列萨耶夫：

亲爱的维肯基·维肯基耶维奇！

我贪婪地通读了《普希金》与《果戈理》。您忽然想出一个多么出色的点子呀！在这一番阅读之前，普希金与果戈理的肖像从来也不曾如此清晰地站立在我眼前。

我衷心地感谢您。

让我紧握您的手。

弗·涅米罗维奇-丹钦科

1933年11月3日

我想，如今的读者也会分享这一份评价，也会分享对本书编者的这一份感激之情的。







第一章

果戈理的先祖

果戈理-扬诺夫斯基的家族谱系：

1. 叶甫斯塔菲(奥斯塔普)·果戈理,波多里斯基团上校,后来任莫基列夫斯基团上校,卒于 1679 年。

2. 普罗科菲,波兰小贵族。

3. 扬,波兰小贵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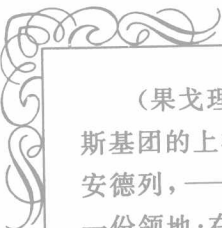
4. 杰米扬,科诺诺夫斯基村神甫。

5. 阿法纳西,生于 1738 年,准少校。其妻——塔吉雅娜·谢苗诺夫娜·利佐古柏。

6. 瓦西里(作家之父),八品文官,卒于 1825 年,其妻——玛丽娅·伊万诺夫娜·科夏罗夫斯卡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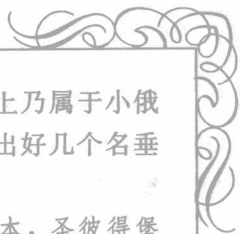
——亚·拉扎列夫斯基：《小俄罗斯姓氏概览》；载《俄国档案》1875 年卷一,第 451 页





(果戈理父系方面的谱系是这样被描述的：某个莫基列夫斯基团的上校果戈理，——并不是奥斯塔普，而是无人知晓的安德列，——从六年前退位的波兰国王扬-卡季米尔那里获得一份领地；在很接近这个安德列·果戈理的那两代中，他的后裔都做过神甫，这对于贵族而言是有点奇怪的；这个莫基列夫斯基团上校果戈理的后裔的任何姓氏都不曾在证件上有所记载；只有“扬”的孩子们以父名而获得“扬诺夫斯基”这个姓氏；阿法纳西的兄弟基里尔及其所有当神甫的后裔，不知为何一直只沿用这个姓氏而没有加上“果戈理”；阿法纳西及其后裔这一支原来就是“果戈理-扬诺夫斯基”。据此可以推论，作家果戈理的父亲先祖根本不是出身于古老的乌克兰地主阶层，而是出身于神职阶层，他的祖父阿法纳西·杰米扬诺维奇最先获得贵族头衔，他是通过娶旌节班同事利佐古柏之女而发迹的。他可能听说过莫基列夫斯基团上校果戈理，可是连那人的名字也不知道；他匆忙提交了一份伪造的证件，证明自己好像就是出身于莫基列夫斯基团上校果戈理家族，而获得贵族头衔，且得以在自己真实姓氏——“扬诺夫斯基”之前添加上“果戈理”。)

至于谈到果戈理母系方面的先祖，那么，别列亚斯拉夫斯基团上校瓦西里·唐斯基出身于带有这个名字的著名波兰家族，而且，他是在彼得大帝抗击列辛斯基觊觎波兰王位的那个年月里离开了波兰。在抗击瑞典的战争中，他热心效忠于彼得，而在小俄罗斯那些富裕的上层哥萨克当中始终占据一个显赫的地位。诗人的曾祖父，谢苗·利佐古柏，出身于辎重总管雅可夫·利佐古柏之家，在彼得大帝在位以及其后继人执



政时也是名门世家。可见，果戈理在其家族谱系上乃属于小俄罗斯的最上层，他可以在自己的先祖们当中数出好几个名垂青史的人物。

——潘·库利什：《果戈理生平札记》二卷本，圣彼得堡1856年版，卷一，第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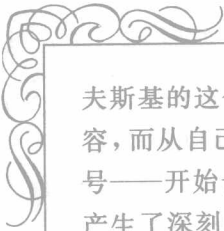
瓦西里·阿法纳西耶维奇·果戈理（生于1777年，卒于1825年）与他的夫人——玛丽娅·伊万诺夫娜·果戈理（生于1791年，卒于1868年）。你们安息吧！

——扬诺夫欣纳墓地上果戈理父母亲墓碑上的碑文；参见奥·瓦·果戈理-戈洛夫尼娅^①：《果戈理家庭纪事选》，基辅1902年版，第40页

从我们得以收集到的有关果戈理之父的极少资料来看，主要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此人生长于默默无闻的乡间环境，一生都在乡下度过，全身心地忠于家庭和亲人，对充满幻想的浪漫蒂克并不生疏。自辞职退休直至结婚成家之前，他得帮助父亲经营庄园，而将大部分时光用于完成各种各样琐碎的嘱托。他在家中扮演的是那种并不能做主的少爷角色，而他对此是十分满意的。瓦西里·阿法纳西耶维奇一生中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当然就是娶玛丽娅·伊万诺夫娜·科夏罗夫斯卡娅为妻……瓦西里·阿法纳西耶维奇自幼就与她认识，可谓青梅竹马；作为睦邻，他们彼此经常相见；可是，及至地主科夏罗

^① 果戈理，奥莉加·瓦西里耶芙娜（1825—1907）果戈理最小的妹妹。——本书原著编者在正文后附有一份详备的《人物注释》。限于篇幅，中译者摘其主要内容译出，并作为脚注列出，以方便阅读。





夫斯基的这个漂亮女儿，——后来，她由于自己温柔姣好的面容，而从自己的姑妈特罗辛斯卡娅那儿得到了“白脸妞”的雅号——开始长高了一点儿，她就对自己这位浪漫蒂克的邻居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弗·申罗克：《果戈理传记材料》四卷本，莫斯科1892年—1898年版，卷一，第36—39页

瓦西里·阿法纳西耶维奇·果戈理，诗人的父亲，具有那种引人入胜地讲故事的天赋，只要他这人能想到的，他就能以天生的小俄罗斯式的滑稽幽默而添油加醋地讲述他的故事……他所接受的一份不大的遗产——瓦西里耶夫卡村，或者就照它古老的叫法来称之，——扬诺夫欣纳，成了所有邻近村落的社交活动中心。主人的热情好客，聪明智慧与罕见的喜剧才华，将远近乡邻都吸引到那里。

——潘·库利什：《果戈理生平札记》卷一，第5—6页

当瓦西里·阿法纳西耶维奇·果戈理回家度假时，他与我的母亲一同前往哈尔科夫省的阿赫迪尔卡去朝圣，那里有圣母奇异的圣像，人们在那里参加了日祷仪式，做了祈祷，就留在那里过夜。他梦见了那座圣殿，他站在圣殿里的左边；突然间，皇宫的大门打开了，女皇身着黄袍，头戴皇冠，开始对他讲了一大段话，别的话他记不得了，只记住了：“你将被多种疾病缠身（说得真准，他是受到了多种疾病的折磨，后来终于染上寒热病，这病他患了两年，什么药也无济于事，只有特罗菲莫夫斯基医生给他解除了这病的折磨）。但是，这一切都会过去的，”——天国的女皇告诉他：“你会康复的，会结婚的，这就是



你的妻子。”——她说完这几句话，就往上抬起一只手，于是，他便看见女皇的脚边有一个小孩子，坐在地板上，其特征深深地铭刻在他的记忆里。后来，他回到家里，情绪放松了，忘掉了这个梦。他的父母亲那时没有自己的教堂，去了普谢尔河边的亚列斯卡小镇。在那里，他结识了我的姑妈，而当保姆将七个月的孩子抱起来时，他看了那孩子一眼，就惊讶地站住了：他发现这孩子的特征竟然与他在梦中所见的毫无二致。关于这件事，他对谁也没说，他开始追踪我；当我开始长高了一点时，他就用各种玩具逗我玩，甚至玩木偶，用纸牌搭小房子，他也不寂寞。可是，我的姑妈惊叹不已：这个年轻人整日价与如此之小的孩子在一起玩耍，居然也不觉枯燥；我很了解他，对他也习惯了，经常看到他，就喜欢上他，后来，十三年过去了，他做了同一个梦，就在那同一座圣殿里，但打开的不是皇宫的大门，而是有两个侧门的教堂，从里面走出一个身着白色连衣裙头戴金光四射的皇冠的少女，她美艳绝伦，用手指了指左侧而说道：“这就是你的未婚妻！”他扭头往那一侧瞥了一眼，便看见一个穿白色小连衣裙的小女孩，她坐在一张小桌子旁边做活儿呢，她的脸上有着同样的一些特征。在那之后，我们很快就从哈尔科夫回来了，我的丈夫就请求我父母将我嫁给他。

——玛·伊·果戈理致谢·阿克萨科夫^①的信；载《现代人》1913年第4期，第252页

当我十四岁，家里就在亚列斯卡小镇为我们举行了婚礼；

^① 阿克萨科夫，谢尔盖·季莫菲耶维奇（1791—1859），俄罗斯诗人、翻译家、作家、戏剧爱好者与朗诵演员，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著有《钓鱼笔记》、《狩猎笔记》、《家庭纪事》等，在莫斯科郊外有庄园，果戈理曾经常上那里做客。

